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一百二十六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十一

硃批李衛奏摺

雍正八年正月十七日浙江總督管廵撫事在任守制臣李衛謹

奏為恭繳

御批叩謝

聖訓事竊臣於本年正月初八日接到奉

批發回臣奏原摺併蒙
恩賜臣密觀
御批署兩江督臣范時繹繳回存摺十一件臣跪讀之
下且驚且懼愈以欽服
皇上之至聖至明而感戴
天恩之極深極厚也伏念凡身任封疆則消弭姦匪原
屬職分之常臣於此事方愧耳目未周發覺不速
乃蒙

聖慈寬宥尚以為功且奉

御批朕深嘉而樂與欽此臣捧誦再四不禁惶恐汗流此亦何難承當之有朕居常有諭諸王大臣內外職司有實在難以承當者矣查是案各犯蹤跡詭祕輾有能忠勤體國協贊謀猷者非特翊朕於是乃成全轉察訪始得漸露其情拘提質審勢所必然旁人

聖祖之是也豈僅朕之功臣而已即先朝之勲舊也若彼借以拖累指摘臣亦兢兢是懼不敢濫及無辜但姦慝營私假擾憲章者不但陷朕於不是乃上貽

聖祖以不是也豈僅朕之罪臣而已即國家之仇敵也此各犯所藏書籍多係練兵講武要術除有舊本傳行者不論外即搜出甘鳳池隨身密帶之二本也將言在廷諸臣諒多聞之者卿其愈殫公忠獻可替否以以各省山川關隘險要形勢攻守機宜備悉登記併

裨益政治可也
於身所到處將方隅遠近逐一增註又陸同菴亦
將蘇松常鎮杭嘉湖等處城垣河道橋梁隘口逐
處親身細看記載收藏且有擬改官名制度刑法
禮文等項著作狂誕不一而足則其心懷叵測豈
得避拖累之名而不加根究今讀
聖訓良善不致株連頑民不足憫惜使萋菲之語未能
阻撓而臣得悉心辨理實皆
睿照廣遠之所致也至於范時繹馬世烆本非知情故

縱臣前奏已經聲明惟伊二人在於本城失察姦
究未免顧忌顏面又因與張雲如程漢瞻誤會往
來遂爾護短欲為掩飾前愆臣不得不據實上陳
而
聖明洞燭幾先已於其所奏摺內預為
指訓且蒙將范時繹歷次
批摺宣示仰見
皇上為兩江地方民生休戚關係至重開心見誠隨事

教導所以勉勵造就之者實深且切不但范時繹當思圖報即臣返身自思亦慚見識淺陋恐負封疆付託之任益加感愧奮發以期黽勉有為若夫兩江重地勝任匪易

皇上於內外大小臣工無不洞照肺腑尚且其難其慎況臣粗疎之識安能斟酌得當實在竝無可舉惟有

御批所指除鄂爾泰田文鏡二人此外更難其人就中

細思如鄂爾泰之識見聲望正與兩江相宜但雲貴吏治民情雖遜於鄂爾泰者皆可辦理無誤惟苗猓番夷魯魁中甸各種土人更兼遠轄廣西新收烏蒙丹江古州等處皆屬冥頑難治若邇總督威信既行便自歸誠帖服一有更易輒又生心妄

所論深中肯綮

為滋事關係匪輕此數年中鄂爾泰斷難離乎其地又費躊躇誠如

聖諭鑒照無遺矣至河南山東接近

畿輔要區從前兩省軍務統於河臣節制是以不專設總督自高堰工險移駐清江鞭長不及雖然遙

制徒有其名今嵇曾筠已經分駐濟寧若將河東軍務歸伊衙門尚能勉為料理其兩省巡撫之事河南者田文鏡既有成規山東者岳濬亦能勝任則以田文鏡調於兩江積年懈弛地方使之整頓一番可望起色惟是此處為東南財賦濱海重地風氣刁而帶柔非比北方純乎粗率強悍尚須寬

田文鏡之勝任兩江周不待言但其年齒已邁未免精力稍薄恐不能振起頹風反致前美盡棄朕不忍為之且觀伊歷來行政每欲得應手屬員供其驅策今若將豫省各員聽憑隨帶大小一時俱更則兩江之裨益尚在未定而河南已成之吏治先已廢弛矣如何其可

嚴相濟為培養元氣之計祗祈
皇上時時以此訓導則田文鏡亦必能領會而行於地
高其倬較之范時繹憒憒庸才自同霄壤但閩省為第
方相安矣此外則高其倬老成心細尚與兩江相
一巖疆更關緊要伊從前未達朕用人行政之意諸凡
合借乎猶豫太過未能決斷以之守成則有餘而
尚多出入今番來京陛見胸中了然矣冀其旋任後竭
振刷則不足
力振作剋期奏效是亦不可動移者此外試為朕再加
聖明睿鑒如神自有
搜尋酌妥奏覆不然抑或所知內有堪代浙督之任者
乾斷更毋庸臣之妄參末議也至張雲如一犯非僧非
乎如得其人纖毫毋庸回護顧避直奏以聞朕自有裁
道自幼不娶在江寧已數十餘年初稱高淳縣人

奪宜則行之倘稍不宜斷弗勉強聽從遽爾見諸施行

據胡愷公質伊本係故明後裔則又認為王姓繼

也

與張家原從太平府之當塗縣遷居并堅稱止有

孤身竝無親屬在籍看其狡獪光景似屬前明朱

前因姓名記憶不真一時揣度之諭張雲如非

葛未必是江西天師一家現在嚴加究明不致使

其人也此一節不必再究

之漏網其呂宋山島前明苗裔之真偽有無臣向

日亦聞海中有姦徒潛聚山島挖土煎銀散餉久

已留心冒於初赴浙江撫任時面陳及此迨後四

處察訪亦多有言其子虛者惟據柳進忠密稟臣

云先年鄭成功占踞臺灣時麾下原有各鎮兵船及施烺平臺之後有馬五鎮一䑸不隨投誠前至廣南攻打東埔寨得其邑地屯聚於内借前明苗裔名色號召其間後馬五鎮身故又為廣東人陳上川占踞上川歿後伊子勢弱被廣南王撤進覊留為官不使掌握兵權其地至今仍屬廣南兼轄此外不聞别有消息等語又據新設洋船總商李君澤稟稱廣南一國與交趾甥舅比隣有仇勢力

甚強最為紅毛所畏臣在雲南亦知其概今據云

廣南通事曾向伊等口稱國王有嚮化

天朝欲求遣使來浙入貢請封之意臣因未知果否志

堅且令去冬往販商人密探其誠偽底裏回覆是

以未敢瀆

聽其自然毋得設法相强

奏若廣南歸誠不但懾服紅毛且分交趾之勢而呂

宋噶喇叭等處更必畏威懷德總當時為加意設

法訪求也至布坊砑匠拜盟一起臣將附和棍徒

摘出嚴行發落首犯欒爾集不便輕縱俟枷責後
仍行監禁比追從前因犯重案在逃之伊叔欒晋
公獲日審擬從重歸結所有稽查安頓之法自當
與尹繼善悉心斟酌議定規條恭請
聖訓遵行再案內旗員佛插赫者庫有無實在干涉并
現已獲到之假官王臣畢文襄等俟
欽差大員到浙會同研訊確情分別定擬具
好
題竝將各犯捏造妖妄狂悖之言不便入疏者另行

繕摺奏

聞所有奉發

御批臣奏摺二件并范時繹原摺十一件合先恭繳伏

乞

睿鑒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遵

旨覆奏事竊臣於本月十六日欽奉

發回原奏摺三件跪讀之後隨即遵

旨立催方覲刻期起程星馳前赴新任雖其舊恙尚未

復原令攜帶醫生途間調治諒可不致稽遲其臬

司印務道員中實難分身委署暫令杭州府喬世

臣護理一面飛催劉枏到後看其居心吏才何如

再行覆

奏伏讀

諭旨因欲用程元章安徽巡撫

命臣將其布政使員缺斟酌一人奏

聞細觀程元章端方正直之中頗有擔當能知大體雖初親吏事稍覺生疎却肯虛心服善上江易治之區必能仰副

皇上委託果如所奏朕深慶得人也其所遺員缺於道府中再加

至意至現在所屬道府中若欲揀選中小省分藩臬不

甄拔或者有之

乏其人至如浙江布政司事務殷繁吏役刁猾隨

本官之寛嚴緩急皆能乘機作弊欺朦以許容之

加意嚴刻尚不能出其圈套若勉强辦理必至隳

元展

其術中實無勝任愉快之人臣再四思維如廣西

成為

鄂爾泰倚賴如臂之於指且粵西緊要未便輕為

移易

按察使元展成為臣雲南屬官曾經保舉其人强

不然將張元懷調浙或庶幾可其人甚有天良數

年來

幹頗有才情風力但過於揮霍稍欠謹飭且恐廣

於錢糧事務自必諳練矣

實屬好員

亦係

西亦在需人未能更調又貴州貴西道張鉞前官

鄂爾泰之所倚信朕正欲將伊擢補雲貴廣西藩

行人司時出過倉差監督亦有能幹之名其人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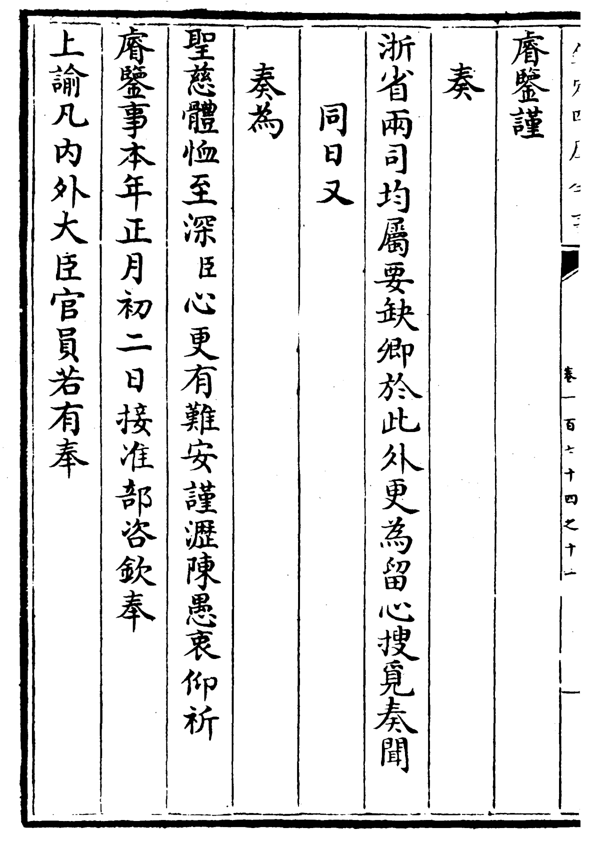
臬之任亦不便調省另用

屬才識兼優而心地操守稍次資格亦淺其他京外各官臣素日認識同事或聞見稍有名聲者非已擢用即多事故更換新任臣雖留心考求而理繁治劇才能出衆者實難其人似此旬宣重寄未敢冒昧輕舉

皇上於大小臣工無不畢照

帝心簡在自必任用得宜也再臣初任兵部員外時有同事之漢軍郎中劉章其人貌雖不揚而吏治明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不揚何害

候
朕詢訪
敏見其勤苦任勞諸事盡心後放御史外轉湖南
道員詿誤降調閩係候補小京官尚在等候未用
此人雖非可勝兩司職任大器亦未知伊近日年
力若何但其辦事實屬歷練間曠可惜合併附摺
陳明以備
皇上再加博採因材器使之用臣謹據實覆
奏并將奉到
硃批原摺照例恭繳伏祈



睿鑒謹

奏

浙省兩司均屬要缺卿於此外更為留心搜覓奏聞

同日又

奏為

聖慈體恤至深臣心更有難安謹瀝陳愚衷仰祈

睿鑒事本年正月初二日接准部咨欽奉

上諭凡內外大臣官員若有奉

旨在任守制者皆准其素服二十七箇月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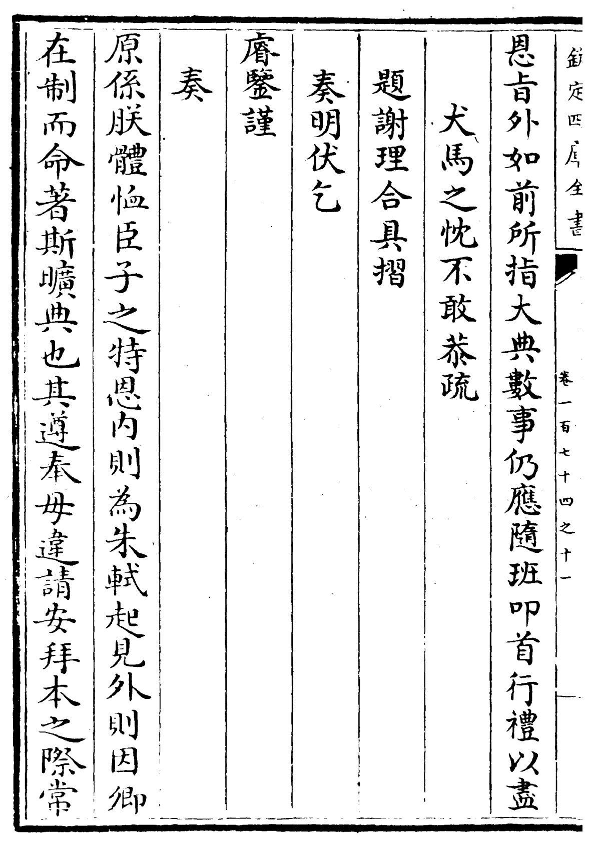
朝賀筵宴祭祀典禮齊集之處委屬員代行倘遇風寒之疾或肢體等患亦著代替行禮此誠田文鏡於去冬偶感風寒此諭乃因伊而發者

皇上純孝錫類之至德於臣下所不敢萌之心皆為委曲體恤亘古以來所未有也伏念臣自上年六月以來備蒙

聖恩稠疊優加存歿口不勝述筆難恙書臣之一身總不足以仰報

高厚何敢先私情而後公事是以於遵
旨回任在途之日穿戴素服稍盡一點為子之心受事
以後凡遇慶
賀儀節俱行從吉即出堂理事亦屬照常惟退食署
未奏明
旨以前向來定例自不應違
內接見僚屬仍遵在任守制之
旨不敢全行釋服此因私不敵公親不踰尊天理人情
各有攸重也何意又蒙
恩命實在感極涕零但聞之古人心安則理得臣子既

受
皇上至深至重隆恩又當身在地方領袖通省文武職
任而於
萬壽聖節元旦朝會及大臣官員往來經由恭請
聖安與拜表奏本等項大典竟不躬親叩頭而晏然使
屬員代行於心無以自解是
暫時代替何妨二十七月瞬息過矣
皇上體恤最深之處而臣下愈增跼蹐不寧之情矣臣
愚昧之見或可除別項聚會日期祭祀典禮欽遵



恩旨外如前所指大典數事仍應隨班叩首行禮以盡

犬馬之忱不敢恭疏

題謝理合具摺

奏明伏乞

睿鑒謹

奏

原係朕體恤臣子之特恩内則為朱軾起見外則因御

在制而命著斯曠典也其遵奉毋違請安拜本之際常

服仍帶素珠即同從吉不過未著綵色耳至若元旦朝
會羣工齊集之期大典攸關非朝衣不可所以朱軾等
數年來從未曾素服出入宮廷也仍遵前諭毋違

同日又

奏為奏明鹽額多銷正引不敷謹陳末議恭請
訓旨事竊照兩浙鹽政蒙
皇上天恩於雍正四年三月內
命臣兼理彼時初經接手又有巡撫衙門清理從前事

務於鹽法止循往日章程未得專為釐剔僅能照
舊銷完迨至次年逐一稽查設法整頓杜私銷引
日有起色將謝賜履接任内未完錢糧悉經清楚
且又儹掣從前存引預銷後季官鹽節次
題奏不敢再行贅瀆上年五月間臣在京面陳請頒
額外引目十萬道以備餘鹽配掣已蒙
恩准回任以後正值菜鹽旺銷之際私梟聞風斂跡官
引疏通雍正七年首次兩掣事竣合計共有一百

二萬二千六百五十引所有年額七十一萬三百引內除六年冬掣預銷過十六萬六千四百五引外止存本年引目五十四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引因前請過餘引十萬道未能足用又於上年十二月內具疏

題請餘引二十萬道尚共不敷引十七萬九千有奇臣現在又當具

題續請誠恐內部以一年之中溢銷幾及五十萬引

不信有如此之多必加詳慎斟酌駁查候覆抑或即令照數增加定額俱未可知但此溢銷之故臣歷年幾費籌畫設法疏通幸得稍見成效多一引則多一引之正課公費總期下便商民上益
國帑雖不敢自謂得宜而實在竝無他弊今將掣過餘鹽俱封貯倉廒急待引到配運完課發銷若一稽遲則民食即致缺乏而增加定額又恐將來設遇陰雨少煎後任緝私畧懈調劑未宜壅滯難行

致貽商竈人民之累仰惟

皇上大中至正之治無非加惠黎元合先

奏明懇祈

天恩於臣題到之日

敕部早行商民均沾利澤無窮矣再查鹽法內尚有積

弊二端臣初因措施未得大備不敢遽請釐革今

畧有效驗敢為

皇上陳之一鹽課錢糧內有功績銀七千八百一十五

兩係明季所定之額此項不出於竈不輸於商而派於各州縣解納原其立法命名之初意乃照縣分大小分別多寡限定一年獲變私鹽船物之價起解充餉少者罰令賠出似不為無著之款及查各州縣所緝私販船鹽變價追贓及鹽徒收贖銀兩臣鹽政衙門每年另有一疏具題報解而前項功績名目不知何故仍存俱係脫離本款虛懸無抵久皆責之鹽捕弓兵賠墊伊等窮

役無措藉以賣放私鹽得銀抵解本官亦以其實有賠款不行嚴究是因有限獲之名而反啓縱私之弊已為不可況近今私販收斂無多鹽可拏遂致比解之時敲朴盈廷則各捕無辜受罪於理法未為平允且功績錢糧另款按分數考成每有才能之員以百十餘兩未完即罹參革降調處分亦非所以仰體

聖明矜惜人才至意臣不敢因循舊習應否念各屬實

獲船鹽變價及贓罰等銀已經解充餉項將本款重複虛懸者竟行豁除抑或將報解銀兩抵算之外其不敷數目查各處商家本多引少者向係租賃本少商人之引目配掣每張五六七八分不等今額外所發餘引不須租價止有解部紙硃及往來領繳路費每引不過三四釐即已足用若將不敷功績銀數於情願請領餘引配掣之商人名下按數均攤視銷引之多寡為盈縮約畧每引三四

分之間在商人較伊等向日租債別商之價大為減少無不踴躍樂從而抵補功績原額仍然無缺此亦酌劑通變之一道也又歷任銷過殘引例應隨後追出繳部其中或有水火盜賊遺失及肩挑小販道路碎裂鹹酸漁户風濤漂没不能完全誠恐部内駁查從前每將後任下年殘引抵數繳送又撥解定限止有八十日之期而行銷州縣共一百餘處不能如期解足故有後引先到者即行墊

解而以續解之前引反抵後發之引其事不知起自何時至今數十餘年歷任皆照前例而行臣兼理以後嚴飭設法雖將本任内銷過之引隨時追繳封貯不許移抵牽混而已往者莫可究詰以前所缺殘引各屬至今未能追清繳解臣查每年引目數十萬張分散各處行銷原不能一無缺少在當日初起時豈能保無重照之弊但係數十年相承之事其作弊者久已消亡物故且有鹺業停歇

輾轉典賣更難追求為何人況重照飛渡等弊經

臣查出箏究擬罪有案現在實已革除連年舊引

難於影射亦屬無用而衆商急公辦課元氣稍紓

又屢將向來行追各官商懸宕銀兩踴躍認完前

次習叨荷

皇恩賜以議敘欽遵在案此等相沿舊弊實與現商無

涉臣不敢因本任舊引無甚大缺而置從前於不

問可否准臣據實

題明將歷任現存者儘數繳銷其已經抵還別任及實係遺失無著者免其輾轉追究此後逐年清出次歲遞繳果屬水火遺失肩販漁户損壞取具官商印甘各結聲明存案扶同揑飾加倍治罪則隱弊可以顯除引目經久清楚矣以上二條臣不敢冒昧具

題合先附摺陳明是否可行伏乞

覽頒外請引之奏并所條議皆是即照此具題可也

睿鑒指示再查兩浙引課除江南松所外惟杭所獨重

嘉所次之紹所則又較輕在當日因地方衝僻私鹽多寡行銷難易故爾分别等差今則各處私梟漸少官引疏通完課似應畫一現在飭行鹽道分司公同各所甲散衆商從長酌議照額均匀不致偏有輕重如羣情妥協亦當具

題請

旨欽遵庶鹽政肅清矣合併聲明謹

奏

另諭該部於題本到日一併議奏矣

雍正八年二月初八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任

守制臣李衛謹

奏為遵

旨奏覆事本年正月二十三日

欽差刑部左侍郎杭奕禄到浙辦理公務傳奉

上諭浙江建造

海神廟宇應在工所令擬於縣城之内李衛必有意

見但不習將所以然緣由分晰奏明著伊便中覆來

欽此伏惟

皇上軫念民依至誠昭格

特建鉅工以崇祀典臣敢不敬凛慎重悉心籌畫查海

寧縣城之東約六十里地有尖山峙立海面潮頭

俱由此入口實屬扼要之區可以建立

神廟已於康熙五十九年經前任督撫諸臣

題請創廟興造完工於六十一年十月內欽奉

聖祖仁皇帝頒發
御書協順靈川匾額現在虔祀此地山石嶔崎别無宏敞
之基再可恢拓至於塘工處所臣先已疊次往來
今又親加履勘南門之外東西一帶前臨大海後
即備塘河道地勢淺促竝無數十餘畝寬廣之所
雖民地尚可購買擴充人情無不歡忻踴躍然必
須填平池塘且遷移隴墓恐致褻瀆
神祇更可慮者近海之地皆係浮土聚沙潮汐晝夜

兩來俱從塘底汕刷儻將根脚搜空即有矬裂常須往內退進非如河工地面可以多加椿埽向外幫濶者是以再四籌畫擇於城內營造乘生氣而居旺方實此故也相應備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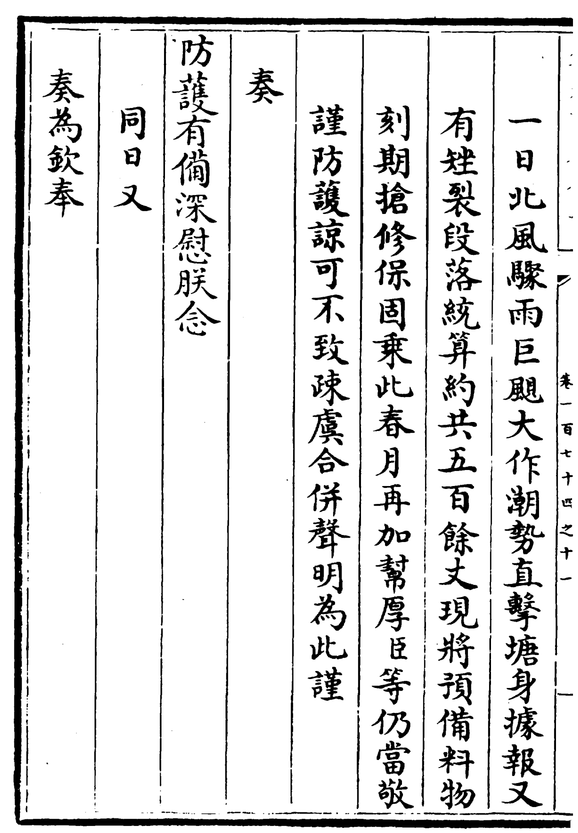
如許緣由今始悉矣朕所以云擬建城內必有故也

奏明伏祈

聖鑒再查東西兩塘臣同任虔祭之後冬月以來俱屬

平穩前

題修改各工正在上緊辦料趕築惟本年正月二十



一日北風驟雨巨颶大作潮勢直擊塘身據報又有㘴裂段落統算約共五百餘丈現將預備料物刻期搶修保固乘此春月再加幫厚臣等仍當敬謹防護諒可不致疎虞合併聲明為此謹

奏

防護有備深慰朕念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事本年正月二十三日

欽差刑部左侍郎杭奕禄密帶曾靜并悖逆妄人圖像

到杭向臣宣示

密諭跪領欽遵伏查此輩棍徒造作訛言往來煽惑實可痛恨斷難容其漏網臣細思江浙好事悖謬之人莫過於現在拏獲之甘鳳池等各犯誠恐其中或有在内因將依稀彷彿年貌相近者密令認識逗問語音皆不相像據稱江南稍有影響杭奕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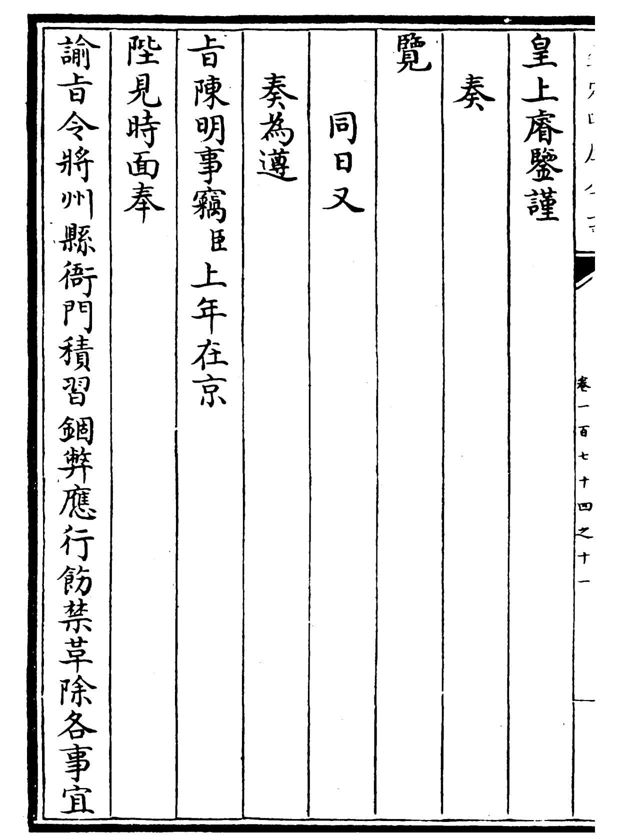
同京之日會同江南督撫二臣再為推求臣仍當加意留心設法訪察不敢畧有懈怠宣露至臣前見曾靜逆惡妄言實深忿激恨不能食肉寢皮以抒公義及覲其狀貌語言乃係鄙陋不堪蠻野無知之人乃知實屬

天地

祖宗之靈借此妄人以昭顯千古是非邪正之別而使天下咸知造言生事之徒共相儆戒誠非偶然也今

筆帖式杭嵩安已密押該犯於正月二十九日起行前往湖南臣專派外委把總吳居功帶兵四名隨同護解至彼并沿途撥兵六名交替接送去訖至極惡呂留良家口子孫於臣旋浙之時即已密令府縣查點清楚分别大小監禁看守迨此番回任後又將其父子墳塚嚴飭文武派撥人役加謹巡查不敢疎忽理合一併

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遵

旨陳明事竊臣上年在京

陛見時面奉

諭旨令將州縣衙門積習錮弊應行飭禁草除各事宜

於回任徐徐開明進
呈緣出京之後即值給假回籍於十月初二日始得
赴浙受事適當武闈入場又兼離任日久督撫鹽
政事宜逐一俱須整頓竭蹶不遑未能即為陳
奏臣心實切悚惕伏乞
聖明在上於吏治民情無微不照揚清激濁剔弊除姦
悉已鉅細咸周遠近不遺臣見聞淺陋無以仰贊
高深今遵奉

諭旨謹就平日耳目所及並曾經於各屬禁飭教導之
事約舉數條另冊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再加採擇至稽遲之愆仰懇
聖恩慈宥臣不勝惶悚之至謹
奏
冊留中適據田文鏡亦經奏到正在較閱考定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

任守制臣李衛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於本年正月二十四日

欽差工部尚書李永陞到浙時出郊跪請

聖安同至公館相會臣向李永陞敬詢

聖躬近日精神自必倍增據云

皇上下頦偶有些微疙瘩於伊出京之日已經全愈臣

聞之不勝欣幸繫念因

御體萬安既久是以初八日

奏摺時未敢冒昧具陳今蒙

聖主鑒臣犬馬依戀之心

特傳諭旨宣示始備知

皇上雖因此暫改祭期而

國家機務照常辦理

御膳起居仍然如舊旋蒙

天佑平安稍慰蟻衷萬一復荷

硃批垂問臣好
聖明眷顧隆恩過於家人父子雖天地不足喻此高深
豈語言所能形其感頌伏願
萬幾之餘稍為靜養片刻
皇躬之乾健日新臣心之瞻依永戴矣理合具摺恭謝
天恩伏乞
覽卿奏謝矣
睿鑒謹
奏

奏內靜養一語固出愛君之誠然朕謂養身之道不關動靜能養則動未有損不能養則靜亦無益故曰養身莫如養心而養心之要惟貴適理但勉邀

上天許一是字則無往而非養也若內懷惜已之私外假他人之力以求事合乎理理恐未當以求理慊於心心更難安如是則反不得其養矣諸凡審已量力而自強不息以仰籲

上天神明之佑啓其或庶幾是以朕生平但知聽

天順理以為安宅正路而遵之由之從未有所作為而助長也朕亦未嘗不養也卿其勿庸過慮

同日又

奏為遵

旨覆奏事竊臣前奉

明旨下詢兩江之任隨就愚昧淺見擬議

奏覆蒙

皇上不以臣言為謬將鄂爾泰等諸臣才具心跡與地

方事勢機宜難於移調別省之處備悉

指示臣得仰承

睿訓增長見識不勝頫首欽服又奉

諭旨為朕再加搜尋酌妥奏覆不然抑或所知內有堪

代浙督之任者乎欽此伏思天下人材皆

皇上長養教育因才器使各隨所宜督撫雖同寄封疆

而總督之任又在擘畫大計調劑兵民先事圖維

當機決斷皆須更進一籌以臣所見各撫臣中遠

尹繼善現膺正署二任較之總督事務繁簡相倖難可
者不能悉其底裏近省如尹繼善聰明勤幹留心
動移劉世明於巡撫一任已覺大費躊躕所論洵屬不
吏治劉世明聞其安靜和平老成謹飭然欲用為
謬
兩江總督皆須大加歷練擴充此時未能保其勝
任愉快又謝旻辦事精細熟於案牘止於繁省巡
謝旻正須驗試即令署理撫篆朕尚信之不及豈但非
撫尚能勉供職守亦非總督經濟之才此外誠難
經濟才也
其人再四思索如查弼納者昔為臣兵部堂官知
其辦事才情從前任兩江時雖未能有出衆功績
人亦蒼猾性好躲閃不肯擔承而諸事辦理尚無

闒茸貽誤於軍伍營制匪類私梟均能留心地方
查弼納殊難得人更替其所辦軍前之事秋間即可完
民情亦頗相安但今軍前係緊要重務倘在京大
竣無庸遣代思索及此甚好數年來經朕訓誨頗知
臣中有堪以替得此任者則查弼納或可復用原
悛改非復從前面目矣於兩江之任尚庶幾可然非綽
係舊時熟練地方
乎克勝確然相宜者況部中請習政務滿籍大臣正屬
皇上再加教訓亦可保其從此黽勉諒不致再有大錯
缺乏俟伊回京復命後再加斟酌但范時繹光景即目
至臣待罪浙江竭盡駑駘迄無樹立每事惟遵循
前亦難姑容近觀史貽直才具甚優若命伊暫為代攝
皇上教導訓示又蒙
或不致有玷厥職卿意以為何如
優容保全是以未至隕越隳於本籍服官若徇私廢公

之事臣矢志斷不忍負
皇上或能諒此微衷未必甘蹈下愚無知之咎但兩江
幅員較浙更為遼濶臣一往直前可以自信而周
詳縝密實難預期現今浙江吏治諸務自臣回任
以來較前多不相同尚在復為整頓且海洋情形
兩省迥異江南崇明之外有五條沙以為遮護天
生關攔惟夏至後及十月小陽春南風發時海舟
往來方能任意剩疾餘月則多折戧紆迴大船出

進稍艱故上海關各口稅銀亦以時候為贏縮此其可驗之處如浙省陸路不為險隘而洋面則普陀以外緊對日本乘風數日可到且乍浦海門等口四通外彝諸國為閩粵之門戶處處俱關緊要

臣雖籌海無才數年之中恭逢太平

聖世微臣之心仍未敢一刻放下欲求替人此為最難何敢脫卸輕身他往若夫鹽務之盈虧民情之向背尚在其次也仰蒙

皇上推心置腹開誠

一派真誠溢於紙上何待再言朕猶豫不決者亦正為

顧問臣豈敢言不由中於

卿難離浙省也

聖明之前有所矯飾推諉況亦不能逃於

睿鑒者也至奉

御批浙省兩司均屬要缺令臣更為留心搜覓奏

聞臣於所知之人前摺已經陳明今悉心蒐羅如伊拉

伊拉齊才幹雖欠歷練心志可期忠淳但慮識見狹小

齊曾由杭州赴閩復來浙審事見其舉動誠實操

如循包衣辦差谿徑以莅政臨民則措置安能得理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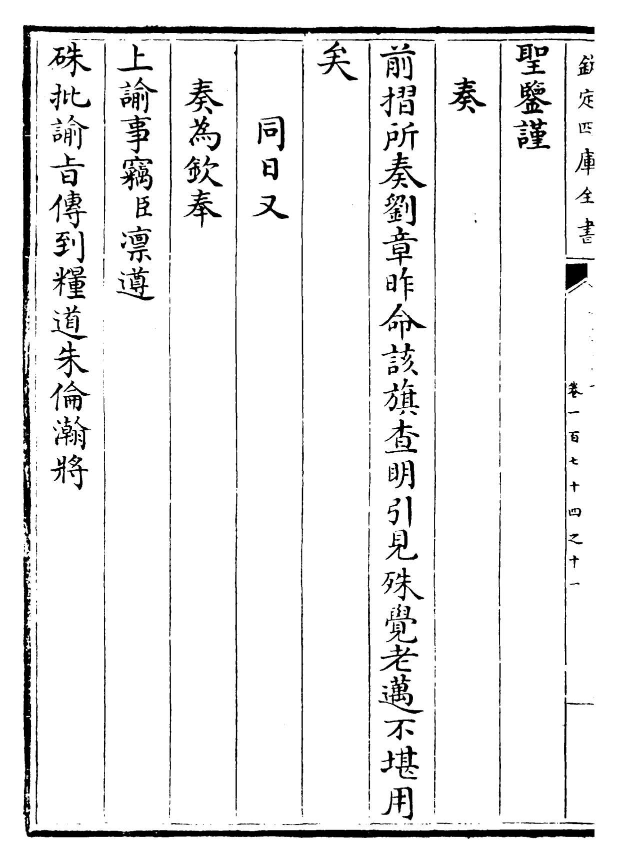
守謹慎故臣先曾保舉近聞在江南清查性情畧

番清查錢糧逐漸諳習尚屬可用性情非偏也總因事
偏吏治亦生若再加磨礪受善尚可勝兩司之任
體生疎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故耳然根本既立枝葉不
又許夢閎人甚聰明兼肯留心學習惟稍覺輕浮
難長發此人宜藩而不宜臬宜於北而不宜於南許夢
伊先為慎刑司官畧知刑名大意於臬司一缺可
閎材器淺薄經歷十餘年後始可酌議任用也
望練習成材若浙屬之道員先經前後
實好　覺粗笨　局量褊隘不及乃弟　年
奏明外其知府中喬世臣閻堯熙唐紹祖曹秉仁顧
齒太輕　好道員耳
濟美江承玠等皆可勝道員之要缺者除江承玠
外其餘幷足勉供小省兩司之職而江浙繁劇恐
喬世臣可勝浙臬之任今命暫署江蘇臬篆俟斟酌定
非所宜就中較量喬世臣才情見識又覺濶大爽

後再行遷調緣劉柟不愜卿意故欲以伊吏代雖然此臣捷儻一時之人猶能勉為辦理若云優裕有餘臣數月間須更將劉柟留心體驗據實備悉奏知方決遷調則均未敢輕言也其張元懷素聞其才從未謀面調之舉耳張元懷可勝浙藩之任暫用於上江者既因總之署理有人且慮粵西路遠一時難至俟其將到時然後皇上衡鑒精明不遺遠近天下臣工皆在降旨命程元章往撫安徽而以張元懷頂補其缺也睿照之中恭候

聖明簡用臣於兩司得藉臂指之助可以省出心力辦理別項公事地方民生均沾裨益矣為此具摺

奏覆伏乞



聖鑒謹

奏

前摺所奏劉章昨命該旗查明引見殊覺老邁不堪用

矣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事竊臣凛遵

硃批諭旨傳到糧道朱倫瀚將

聖訓宣諭其諸凡退縮臨事不肯勇往向前之處嚴飭
詢問據朱倫瀚望
闕叩頭痛哭流涕回稱倫瀚以微賤之人蒙
皇上格外拔擢方有今日刻刻感戴
天恩亟思圖報實因才識短淺諸事惟恐錯誤遲疑顧
慮不能勇往向前日夜恐懼難安今蒙
聖主天地洪恩不加罪責下
旨訓諭賜問倫瀚雖至愚無知尚有人心安敢上負

主恩自干罪戾嗣後惟有痛改前非盡心竭力奮往奉

公不敢稍存顧惜以圖仰答

皇上厚恩等語伏查朱倫瀚才力久在

聖明洞照之中臣於奉

旨分晰浙省各官賢否摺内亦經陳明看其舉動行為

大槩因係臣

奏帶之員從前誠恐僚屬猜疑諸凡膽小不肯出頭

露面臣每遇事開導屢次當面同衆督責何敢以

同城見聞之事稍有寛假今屆兌漕已竣臣實未
能如
聖諭所指料理妥協惟幫船比往常早開一月丁民尚
屬相安今蒙
皇上嚴飭之後朱倫瀚若再不奮發振作臣亦斷不寛
容故縱致倖免𠋣究也合將遵
旨嚴飭詢問情由據實覆
奏伏乞

睿鑒謹

奏

朱倫瀚臨事浮泛不切惜已而不急公是其所短極宜加以訓飭向伊云嗣後若不致身奉職置利鈍榮辱於度外仍以躲閃趨避為保全良策則自誤不淺矣

同日又

奏為奏明事本年二月十九日准浙江提臣萬際瑞萬際瑞原非心所喜用綽然勝任之人不得已苦衷惟

咨稱寧海營叅將鄭友義據報憂心營務奄奄成

天
病忽於本年二月十五日自刎身故殊堪憫惻除
祖俯鑒之耳
委員赴寧會查外合先咨報等因到臣查叅將係
屬大員階級去總兵不遠孰不冀倖功名愛惜身
命豈肯無故輕生況寧海一營前因將備懈弛經
臣特疏叅革自鄭友義到任後頗知留心操練亦
勤不難逐漸整頓若非有必不得已之隱情何致
遽爾自戕其命其由寧海而至寧波由寧波而至
省城道路遥遠臣衙門尚未據該營縣報到而四

日之內提臣已星夜飛差前來又致手書稱題報

尚須時日已先具摺奏

此事不但可疑且屬可訝其所奏覽畢當即擲還矣是

聞等語其情景匆遽兼營縣初報含糊臣不能無疑隨

何情故應行查究

即行文司道府縣飛速確查并弔該叅將親子家

人赴省面詢實情有無別故方敢具

題合先。

奏明抑臣更有不得不為附摺瀆陳者查營伍原須

留心整頓而諸事不宜故意苛求提臣萬際瑞新

硎初試急欲自見一番設施凡前任石雲倬等所

行多有意更改如每年

題銷兵馬錢糧朋椿馬政以及護送汛防等項向有

送部冊籍使費今部員陋規盡已裁革而各處書

萬際瑞歷任俱無足取昨在登鎮尚稱勤慎因不得人

辦紙筆飯錢難以盡除歷來通省各營捐湊約有

姑用浙提今復如是苟刻所謂小人反中庸非過則不

千餘兩統交提督衙門料理除分發四五百兩之

及也其破面訓誡之朕屢經切諭一一聽受督臣指示

外所餘存為伊衙門奏摺盤費賞賚等項一切應

而行乃閱其回繳硃批摺內從未見有某事某件曾共

用此亦私中之公歷來相沿如是萬際瑞到後即

商酌信服之一語此番倘仍執迷教而不悛則誠為下愚輩矣去之何惜將此項裁去名為草除陋規而暗於提標五營將每營公糧六分收入共三十名銀米之數逐月扣繳抵為前項之需夫免各營之舊費以博名仍虛本標之兵額以充用殊屬掩耳盜鈴甚非公正之道又蒙

皇上天恩每兵百名各賞存公糧三分修製軍裝甲械向係提臣衙門核銷自應逐加確查侵冒者參追浮多者核減若實在製造用去者其中料物有好

歹之分工作有粗細之别且地方遠近價值低昂
各不能齊若不論工料美惡惟以賤價爲率再三
駁減則已成者營弁既無已資捐賠未成者不得
不苟且塞責臣親驗温台二處呈到近造步甲式
樣止有小釘數箇既無鐵葉又無棉絮長不過膝
詰其何以至此據稱連盔每副止用銀八錢六七
分不等其鳥鎗長僅二尺有餘腰刀事件止用錫
蠟熿口尚未合楞旗幟罩蓐亦稱不敢多費之故

臣雖嚴加飭責但駁核過甚則物件自然不堪若聽造後再改營伍豈不大累且兵丁製備號衣為天暑及下雨時替代穿甲站隊跳舞小操之用即各營領運火藥盤費亦係因公所需令以節省為己功悉皆不准開銷營員從何追補又定海鎮林君陞老於水師久慣出洋每船製造戰被數張所以抵禦矢石提督作札與臣以為開官兵退避之端大加駁詰此等持論俱屬太過臣不得不致書據奏種種行為俱甚不妥該提原屬節制何但委婉開

尊應據事嚴檄切責以正其非可將此奏并朕批諭示

知諒伊必有一番巧辯俟其奏到朕再加訓飭觀其作

何改悔以定去留

回覆委婉開導而提臣來札自誇將種頗有怫然

之意現在各營每有應賠至百十餘兩以至數百

兩者營員甚覺艱難臣細加訪察聞其有幕賓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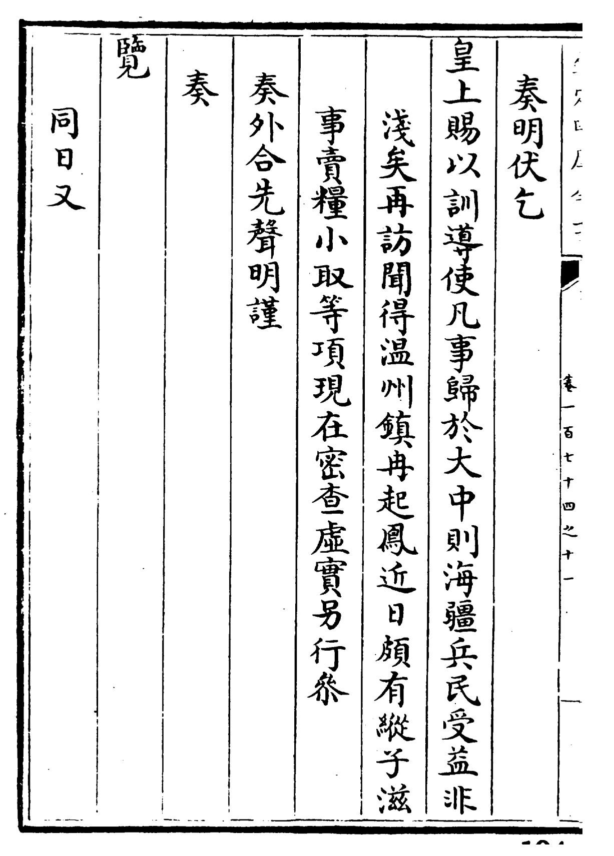
匡侯籍係紹興向為兵部將材科管福建書辦缺

主萬際瑞從前為營將時曾因陞轉銜小不合定

例託其斡旋作弊遂為所持諸事由其掌握際瑞

茫然不能自主竊思提督統轄全省調劑未為得

宜恐致營伍周章臣不敢不據實



奏明伏乞

皇上賜以訓導使凡事歸於大中則海疆兵民受益非
淺矣再訪聞得溫州鎮冉起鳳近日頗有縱子滋
事賣糧小取等項現在密查虛實另行叅
奏外合先聲明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虛情難逃
睿照恭謝
聖明照鑒事竊臣查拏江浙匪類一事因范時繹另有
意見從中掣肘是以不得不備將情由陳
奏荷蒙
聖明洞察隱微
欽差尚書李永陞到浙會審已於二月初八日將公同
訊出署臬司馬世烆副將張玉金通同徇庇各緣

由具揭參

奏令提到葛繼孔郭如梗各將張玉金託其轉央差

員馬空北為伊親家程漢瞻求寬許以從重厚謝

之處三面對質皆自認不諱惟馬空北贓銀若未

入手何以甘心通同作弊而葛繼孔老姦巨猾豈

肯以空言轉託因令二人對質繼孔逗出別處還

有緣故馬空北被人愚弄我未曾經手眼見不敢

說問伊自己便知之語因此向空北根究始據供

出馬世烆先以此事若認真到底就有禍來之語恐赫後復許以若多住幾天留下張雲如程漢膽不解范制臺可以賞銀數千兩送往家内自有張鎮遠來會你難道不足憑信等語後有揚州香舖張鎮遠者來到南京寓所先問馬臬司有無言語閙會空北答以有說話至晚又與伊甥楊進寶偕來付以寫就五千兩八折銀欠票一紙鎮遠出名進寶作保借為合夥生息面訂只須辦事妥貼即

向伊香舖交兑伊𡶢舅二人從中餘剩一千分肥以此將票畫押留下任其所為等語臣等因其情詞閃爍復行嚴訊詰問據供初次程漢瞻央葛繼孔等許銀因事情彰著慮及到手之後被江南拏住又恐浙江訪知重究是以游移未敢全允惟張鎮遠同係回教素日相好莫逆家貲豐厚向為范總督收買古董出入信託之人其𡶢楊進寶現為督院衙門效用官二人既立票約不慮此銀落空

而范制臺又難出之於口落得收用即不應允要
犯已經留下無可奈何是以順從他們等語詰其
原票何在據供因臣知其作弊心懷畏懼於臘月
十四日將票燒燬滅跡等語臣與李永陞性桂聞
之不勝詫異以為范時繹係封疆大臣何至作此
伎倆殊不可信業於十五日差往揚州江寧分提
張鎮遠楊進寶到來質對以見虛實去後今蒙
皇上將范時繹奏摺

恩賞與臣觀看始知其一片徇私故縱之情和盤托出敢於

君父之前仍然肆其欺誑而更驚服

皇上之聖明實如日月照臨物無遁情也夫范時繹請

張雲如至署學其坐功初欲下拜以雲如固辭讓

其上坐時繹在傍領其傳受送銀十兩米一石布

二疋此雲如親筆供詞現據無人不知者時繹敢

於隱匿實情揑稱恐其妄言惑衆著人給至經臣

一番盤詰嗣後旗人漸亦斂跡等語而又巧為形
容將勇壯強健倨傲放肆之張雲如捏作衰老樸
野涕泣求賞之狀以見雲如初非不軌之人而暗
入臣以妄拏之罪孰知
皇上神明早已洞燭伏讀
嚴諭踈漏一名則汝增一分罪咎是誠如見肺肝茍有
人心者即當凜奉
明旨痛自改草猶可自贖前愆乃竟仍舊抗違延挨不

解將字帖有名無甚關係之五十餘人不察是非盡行就近提拏監禁内如原任翰林唐建中止有半幅殘柬名帖劉之泓等年僅十餘歲者皆在其中臣自浙聞其辦理指揮有意不妥隨即移咨范時繹并飛檄馬世烆以所重止在正犯此等字帖有名者或係無知被誘未曾同謀為匪豈可槩行株連飭令查明立速取保放出此臣原行咨牌告示鑿鑿有據者今范時繹奏稱臣共拏有一百五

十八人臬司訊明無干與殘老幼童分別保釋等語夫所謂殘老幼童者即時繹所拏之劉之泓等也經臣釋放案卷可憑而反誣為臣之所拏添入數内欺妄甚矣伏讀

聖諭此皆汝等奉行不善有意將無辜之人牽入欽此臣跪聆之下益頌

聖主之神明照雪誠不覺其感戴而涕零矣更可異者差員馬空北韓景琦皆係回教且牌後雖有景琦

之名因留在蘇州緝拏范龍友一夥匪類係千總陸彪代往竝未到彼令稱二人為臣妄義凡均在江寧招搖未知出於何據

聖明在上定能察情度理臣又不必與之置辨者矣至於臣之發示禁約乃因時繹所拏借端牽連之人多被兵役搜檢財物酷詐銀錢波及親友輾轉株連而江寧院司副將故為縱令置若罔聞是以一面飭司拏究一面出示曉諭指出受害姓名令其

赴官陳告示檄現在令反以為地方良善自危臣

聞知而出示安慰抑何顛倒是非之至於此極也

馬空北專差守提要犯聽信張玉金串合行求代

為具稟朦混又不押犯同行逗遛在後顯有受賄

賣法情弊被臣知覺飭行臬司并交江寧差來解

犯守備吳俊提拏令時繹亦以此為口實獨不知

身係堂堂總督於一介廢弁先以威怵後以利誘

假之以禮貌賞之以緞疋籠絡招引無所不至已

為大失體統若使張鎮遠寫票行賄之事將來如果審實范時繹又何言以粉飾也伏思人臣之對
君父惟有一誠時繹既稱事關重大知不能逃於
皇上神明洞察之下而敢於矯誣揑飾如臣前指各條件件有據無一不係欺誑并既聞已有
欽差而猶以
特遣廷臣為請全無一點誠敬之心此又其罪之難逭者矣臣以孤根戇直為衆所忌獨於時繹素無猜

嫌止因奉
旨查勘松江海塘緣係緊要工程有關
國帑民命不敢扶同附和又兼管理下江督捕等事
以此怨臣至不可解邇年以來無處不暗為中傷
幸荷
皇上天恩前次
賞發時繹奏摺觀看臣始得以曉然否則終身不能知
悉矣臣本不敢煩瀆

聖聰緣被誣情節何敢不逐條據實回覆詞意冗長伏

乞

皇上慈宥臣不勝頂戴惶悚之至謹

奏

詳覽所奏瞭如指掌矣從來小人伎倆旁觀猶同兒戲
而自以為幾深莫測此亦無足怪者但不意庸愚如范
時繹輩乃敢於朕前舞智弄巧想未具心思耳目耶殊
為不解總緣福薄未能擔荷朕恩之故耳

同日又

奏為恭繳

御批事雍正八年二月初十日臣前差把總齎回

硃批奏摺四件併奉

發廣東督臣郝玉麟奏摺一件臣叩頭跪領逐一敬謹

欽遵正在愧感交集繕摺覆

奏恭繳間今二十一日又據臣差千總捧到

批回後次原摺六件又奉

發署兩江督臣范時繹奏摺七件與臣觀看推心置腹

感戴實深除兩次所奉

諭旨內應行覆奏者另為分晰具摺備陳外伏蒙

聖恩獎勵逾分無地自容又以臣賦性愚戇惟恐於緊

要事件急於建白不加詳審於覆奏河工摺內

温綸訓誨臣益自惭粗疎向後更當諸事詳慎不敢稍

有忽畧以仰副

聖主愛惜臣子之深意至粤閩宵小造劄煽惑為盜作

凡朕之褒嘉訓誨從不自徇愛憎用意增減是之與非
匪是其惡習幸荷
各隨其本來固有而徑直發揮之耳惟不負人三字生
聖明遠照預飭防範地方文武官遵
平得力在此是乃獲蒙
旨奉行故能於初起時即行敗露臣毫無贊畫敢承
上天
天語褒嘉曷勝惶悚其乍浦水師滿兵於本年正月十
聖祖眷祐之本也
一日即已准到部文
皇上大沛洪恩加給餉銀此誠
聖主恩同覆載明竝日月料事於幾先優恤於格外
睿謨深遠臣等萬不能及現在各兵歡聲載道合詞陳

謝已經將軍阿禮袞同臣會

題在案所有前次匿名謗帖誠如

聖諭照悉無遺臣密加確訪向有光棍陳渭濱霸踞乍

浦行埠積惡已久經前任同知曹秉仁處過數次

不悛臣又訪拏問罪脫枷在逃伊與脚行沈天佑

等結仇最深又有李漢亭白日登樓調戲理事同

知皂隸姚魏之妻稟控鄂善因未便批呈交與巡

檢查實其黨金文端用强硬保懼其詳究遂與渭

濵二人商謀造成先發制人併預將平日仇家姓名開寫匿名長單内稱某人綽號真命天子某人即係大千歲軍師頭領等語封固倩航船帶信之人投入營弁署中以為與所黏謗帖内情節暗合即可中傷姦謀詭計弄巧成拙今已設法訪拏就獲併於渭濵家内搜出貼原任知縣白璟等匿名底稿二紙將前後筆跡與别項帳簿對驗相同據供渭濵創稿文端改定添入悖逆更甚之語倪漢

高又代寫二三張李漢亭亦知其情皆歷歷不諱詰其帖内一糧兩餉抱怨之處則稱係鑲黄旗披甲人俗名王老四平日酒後於街上閑談時説知現在會同將軍臣阿禮袞副都統臣富參查照年貌行調本人識認再加質對明白果無疑情則此等姦惡光棍自投法網斷難姑容臣等另當公議分晰首從請

旨從重歸結合先附摺陳明所有前後奉到

御批原摺又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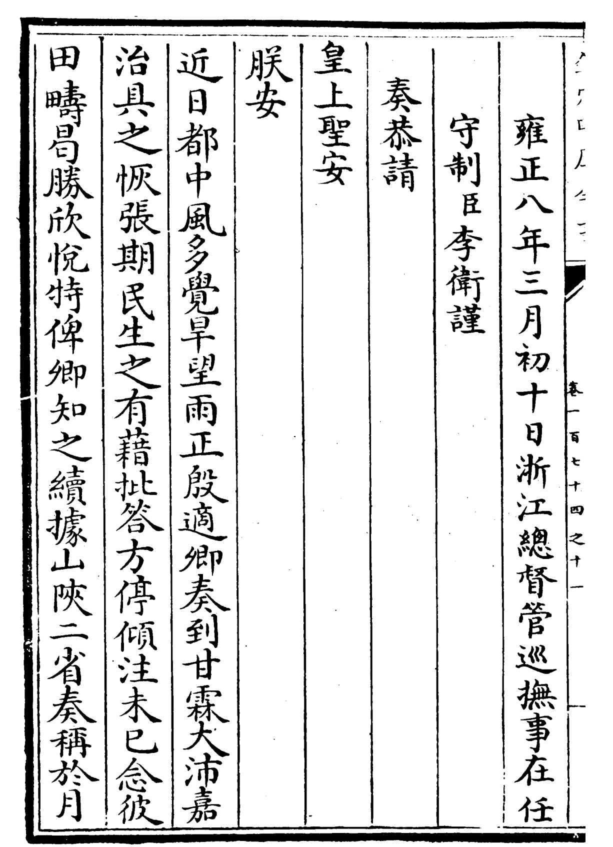
發臣觀看郝玉麟范時繹奏摺理合一併恭繳伏乞

睿鑒為此謹

奏

前諭非旗兵所為果不謬耶姦徒全獲覽奏咢勝愉快此種陰謀詭計顯露如是迅速豈人力能為可見冥默之中昭然如鑒但當敬戴

天恩於無既耳



雍正八年三月初十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任守制臣李衛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安

近日都中風多覺旱望雨正殷適卿奏到甘霖大沛嘉治具之愜張期民生之有藉批答方停傾注未已念彼田疇哥勝欣悅特俾卿知之續據山陜二省奏稱於月

之初九十一等日連得透雨霑足麥秋有望是皆仰賴

天

祖垂慈默祐昭示景象一併諭知

同日又

奏為請

旨事竊照東洋貿易各船自設立總商稽查之後出入均有責成盤驗極其嚴密從前隱弊稍為釐剔今據總商頭李君澤稟稱近有伊之行商鄭恒鳴船

同於臨行之前有日本管長崎島夷目彼處稱呼
名為王家將該商喚去令通事傳話託其寄信與
李君澤著伊稟臣彼國因從前欲求效法内地文
武講究制度誤聽姦商夾帶違禁私貨人口僧衆
被
天朝預知拏獲止從寛發落不加夷國之咎感戴
皇上恩德敬畏
天威實在誠服除已將陸續招去之人盡發商館專待

原船附歸現有醫生趙淞陽及吳宿來等均已回
籍經臣訊供押交原地方官取保安插不許再犯
生事其餘此番回棹俱可旋浙目前銅觔照額發
販非惟未敢短少比前寬餘商賈沾利更裕貨物
之外一切別件禁物不復私帶俱已謹守法度惟
夷島建有
關帝
天后兩處廟宇皆內地商人所造供奉

中國正神思延僧人二名在内焚香祝誦又欲購太
平聖惠方顧氏句股全書黄明阿膠藤邉花籃等
件不敢如前日私帶必令總商向臣稟明若無准
行批示即有偷往斷不肯收又云彼地所産倭硫
磺配合火藥攻擊甚遠向俱珍重不與商人私買
攜回今情願准商向臣領照核定擔數減價買歸
聽憑内地配用從此弛其禁遏仍不敢轉售鄰國
以見傾心感戴無復疑貳之意臣面加詢問據李

君澤極口矢稱夷人近日畏懼待商有體比前大不相同實係心悅誠服願以身家親丁合門保其無虞等語伏思前因夷人勾通姦商招誘各種無賴出洋教習內地技藝私帶僧人書籍輿圖窺探情形是以設法禁防甫經一載雖近來頗知悔過守分而號令所在豈可朝改夕更但察其情形非屬必須僧人等物亦未嘗欲售硫磺圖利緣從前夜郎自大視商過卑每受逐漸刻薄掯勒之累今

因前事敗露已覺警惕而商衆小人好利之心乗其膽怯未免誇張過甚徐徐加以恐嚇倭性多疑懼怕將來問罪絶販以此試内地有無屏棄之意耳查外夷負固跳梁理應加之以威若輸誠敬畏似當示之以信臣愚昧之見以為所求僧人等物或可酌量無礙者姑為准給以彰

甚是

聖朝寛大之治其硫磺内地甚多無藉於彼雖係由外而入究屬軍火之需不便開端以貽將來後釁事

闢懾服外夷臣識見短淺未知是否有當機務伏

乞

聖明指示到日方可欽遵奉行為此謹

奏

此奏嘉悅覽焉皆緣一念忠誠感蒙

上天錫佑所致卿功大矣硫磺無藉於彼所見甚是當以

中國所恃在德而不在軍器之利鈍為詞覆明所以不

行之故至於僧人當選擇老成行優者命往再者彼國

既求勾股全書今有

聖祖御製律歷淵源一部乃發從古未發之奧秘其中歷法不便給與其算法律呂二書發卿斟酌朕意或傳原去商人面告以卿將彼國敬畏情形業經奏聞於朕求得大内藏書寄贈等語并將二書交付該商齎去亦不言朕所賜如此施行得體與否其詳細酌量具奏以聞

同日又

奏為奏明事竊臣於上年歲暮之時因聞浙屬平湖

縣之乍浦鎮民間竟有私錢攙和行使慮及附近江浙交界地方必有私鑄之弊隨令乍浦同知等員就近密訪據覆江南吳江縣藜里鎮有汝堯年等浙江海寧縣袁花鎮亦有查經陶等皆係私鑄之人臣恐未得正確隨經開單專差標員前往密探有無實跡去後續據回稟探訪多時伊等向日俱曾私鑄是實目前因江浙欲開鼓鑄恐舊錢式樣不行俱欲謀充官局爐頭以為影射現在停止

臣以事關大辟重罪若不獲現贓實據難以懸擬因令差役分布左近尾隨察其蹤跡勿露風聲正在密緝間今於二月中准江蘇撫臣尹繼善咨會獲有吳江縣私鑄犯人周寧書供出浙江嘉興地方有張君佩等數名係伊同夥匠人移文查拏并另咨知會周寧書供於上年八月二十四日在袁花鎮查慶山家住過有同夥把作等犯姓名前來

臣以江省既已動手拘拏恐其知風潛遁一面即

將來文之外從前訪得吳江縣蔾里地方私鑄各
犯及同鎮窩賭之家姓名開出住址咨覆江省一
面遣員分往浙屬之嘉興海寧等處密拏除將來
咨有名匠人俱經捕獲併在蘇未經供出而浙省
現獲者亦差員押解前赴江蘇收審尹繼善又將
臣單內所訪之人江省案內供吐遺漏者拏獲數
名彼此知會在案其海寧袁花鎮之查經陶查慶
山等已經獲住七名並於伊等家內搜獲確子爐

欽定四庫全書

磚銅渣鉛砂併銅水線二條審據供稱伊等父叔在日曾於康熙三十八年犯過私鑄問罪有案目今久已停止驗其爐磚礶子雖係破碎舊物但起有生熟砂子私藏在家似非久歇之象且與吳江藜里之私鑄各犯俱係通同熟識往來斷難任其狡口飾賴現在移咨尹繼善飭訊周寧書確供再加三面對質所有兩省夥黨各犯無分彼此會同嚴拏務淨根株不使稍有漏網但臣等雖皆有訪

聞設法拏獲俱不能及早知覺深屬惶悚除審明

實情定案另

題外合將會拏獲犯情由先行

奏明伏乞

睿鑒謹

奏

私鑄各犯業俱拏獲不為遲誤非但不遲且察訪嚴密

甚屬可嘉具題到日另有諭旨

同日又

奏為恭繳

御批事本年三月初八日據臣標把總齎回

硃批原奏摺一匣到杭叩領跪誦欣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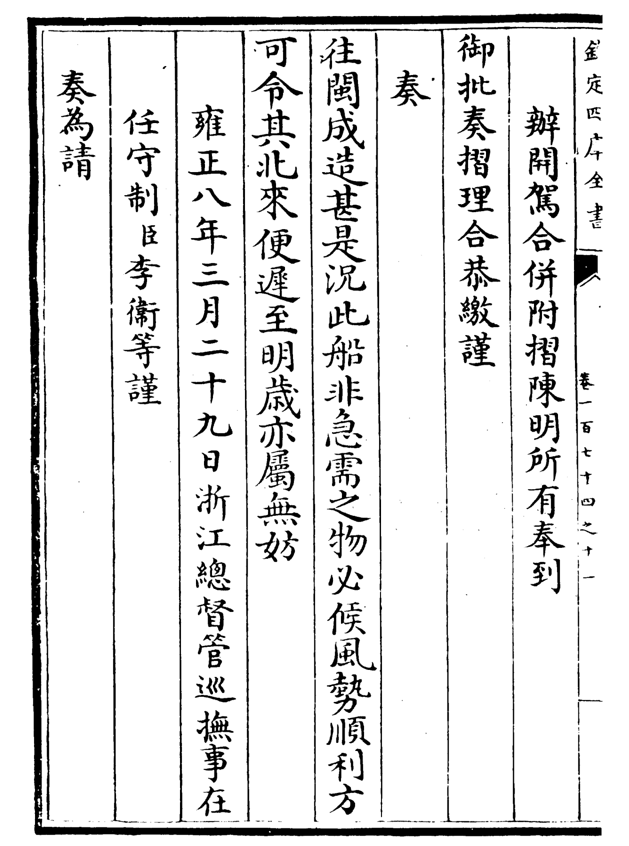
聖躬萬安曷勝歡忭踴躍之至本年二月初九日接准

部咨閩浙兩省各造䑸子船四隻駕送天津因浙

省止有南繒船式向無䑸子名目訪之老於水師

之員云臺灣往來載貨多用此船吃水不深便於

淺沙駕駛但係單桅平底規模低小不知遠送天
津可能利涉在大部轉行未頒式樣文到已屆春
深今歲節氣又早若往返請示等候福建回音恐
誤風期且長杉桅木工匠柁水皆須就閩購辦更
為合宜而天津教習原奏又稱福建海壇金廈等
處現請改造此船則閩省諒有定式臣等議委就
近之温州同知徐崑瑞安副將蔡添略帶領佐雜
二員星速齎銀前往閩省會式成造以期畫一趕



辦開駕合併附摺陳明所有奉到

御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往閩成造甚是況此船非急需之物必候風勢順利方

可令其北來便遲至明歲亦屬無妨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

任守制臣李衛等謹

奏為請

旨事竊查浙屬平湖縣乍浦地方於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揭有匿名黏帖詞語狂悖先經臣等據實

奏明一面密加緝訪設法拏獲審係在逃積惡光棍陳渭濱起稿同金文端改定倪漢高謄寫等情續經臣李衛將大槩畧節於二月二十五日附摺具

奏緣事關重情復令杭寧衢三府暨中軍副將會同弔犯隔別密審將因何起意造帖之處訊問各犯

據陳渭濱供從前犯罪脫枷逃走到京舊年回來
躲在鄉間因恨沈天祐這班人前番告了狀原造
有款帖說沈天祐是真命天子郭啓成是軍師王
建章是大千歲楊茂昭是先鋒高大成等是頭目
他們霸佔脚班謀為不軌的話藏在家裏十二月
內金文端因强保了姦情案犯李漢亭恐怕鄂同
知詳他走來商量小的說先貼了他們沒頭榜就
詳不得了將白紙做了一張五言的金文端說不

好添改成六言恐認出筆跡叫倪漢高寫了幾張二十日去貼小的因想榜上軍師先鋒等人原不便寫出名字恐沒處去拏他又將先前做就的款帖封好了央航船上替人家帶信的與以錢文寄到長安鎮韓千總處投下思量他必定報了上司自然拏這班人不想敗露了現在的款帖同家裏搜出白紙五言帖子是小的寫的紅紙帖子是金文端添改的他說我這是名公手段做的一貼就

著等語問據金文端所供與陳渭濱供同又問帖
上所寫都是悖逆叛辭的話你如何敢於下筆寫
出你說名公做的必有主使且事由李漢亭而起
必係同謀據回供實係不知法度自已寫出不過
要先發制人竝無主使李漢亭是寫了之後念與
他聽纔知道的先前不在跟前商量的又將因何
寫及一糧兩餉有無旗人同謀之處問據回供上
年十月有鑲黃旗王老四在李漢亭店內換錢問

他一分糧有多少銀子他說如今苦得狠一分糧
分做兩分吃了比杭州少一半故此小的也寫在
上的那寫匿名帖的事王老四不知道問據倪漢
高供原係陳渭濱金文端做成了沒頭榜稿子吽
小的寫了三張去貼小的原拏一張貼在倉衕口
是實問據李漢亭供前番金文端貼了沒頭榜之
後念與小的聽有的寫時沒有看見他們做那王
老四常在小的店內換錢與夥計們往來說話吃

酒有的他告訴金文端糧餉的話小的未在跟前不知道餘處俱與金文端陳渭濱等供同續經乍浦副都統臣富參查解鑲黃旗滿洲署佐領常保下披甲兵丁薩哈圖即王老四到杭弔同金文端識認確係前供之人據薩哈圖供舊年冬天小的在店換錢時金文端問有多少錢糧吃小的說我們錢糧比杭州只得一半還少些那苦得狠的話沒有說問據金文端質證相符各供在案該臣等

細查陳渭濱等供吐情節并對驗筆跡窮究極惡

膽玩殊甚自應具

題按律正法但思乍浦為各洋要口往來商賈頗多

若將悖逆之言明載供招恐傳聞外夷似覺未妥

如不敘入則該犯罪狀不明難定爰書臣等愚昧

之見如此惡亂習氣必須殺一儆百庶可杜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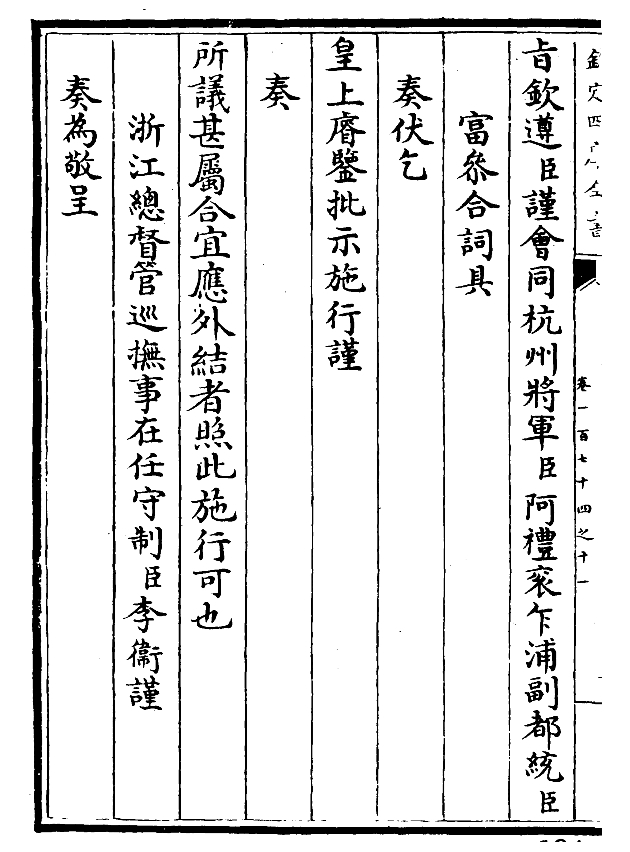
陳渭濱金文端創稿改定俱屬首惡倪漢髙雖受

人使令止於謄寫黏貼俱係悖逆怪誕之語非屬

尋常謗貼可比應否將此三犯分於乍浦平湖杭
州等處立即杖斃示衆其知情而不同謀之李漢
亭杖一百流三千里以儆惡風至甲兵薩哈圖即
王老四蒙
皇上天恩特設營制使之均得食糧成就有日各兵俱
知感戴乃伊獨以錢糧數少在街市妄言又與棍
徒往來飲酒甚屬不法乍浦新駐滿兵營制設防
要隘此風斷不可長應否從重照近日傳播妄言

之何立忠等例未便留於內地充發三姓地方抑或念其尚不知匿名寫帖同謀之事鞭一百於乍浦長久枷號墩門俟江寧撥移兵到駐劄妥協若能自知悔罪改惡再行酌量釋放至該管旗員約束不嚴亦應參處但移駐未久且係背後向人妄言難以預知併懇

聖恩抑或從寬免究嗣後仍當加意嚴緊管束如再少有犯從重議處臣等未敢擅便相應具摺請



旨欽遵臣謹會同杭州將軍臣阿禮袞乍浦副都統臣

富察合詞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批示施行謹

奏

所議甚屬合宜應外結者照此施行可也

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任守制臣李衞謹

奏為敬呈

廟工圖式恭請
聖鑒指示欽遵事竊照浙屬海寧縣地方蒙
皇上特恩發帑建造
海神廟宇祈福祐民臣欽遵籌畫先將應需專司監
督及分派差委各員具摺
奏請荷蒙
俞允部文到日隨即分行江南直隸催令張适王坦赴
工一面督同司道程元章朱倫瀚王𣃁福王鈞等

先將一應工料事宜預行備辦聞今春正二月內
張适王坦俱已先後到杭隨令赴工上緊辦理先
於三月初一日吉期祀土將廟基地面根脚清出
丈量四址按照地方寬長之處宅中定位所有前
後殿守寢宮祠壇樓閣廊廡房屋等項就勢酌擬
大概規模繪就圖式誠恐款樣制度未合謹先進
呈
御覽作何改正恭請

聖鑒欽定到日即當遵奉而行惟是工程宏鉅一切應用木石磚瓦等料其圍圓徑寸長短大小自應悉照廟宇之高下深濶彼此配合必有一定成規方屬妥協但外省雖有起蓋寺廟其工程多係逐漸經營原非預有成竹止能約畧計算不諳通盤預估定準必得經歷大工熟悉往例之人料估始無舛錯前經咨明山東河南撥發料估人張爾昭王元清暫行來浙看估續准山東撫臣岳濬回稱東

省工程未竣張爾昭不能前來其王元清近淮河東督臣田文鏡咨送到浙但伊出京日久此際未甚諳曉先又移咨工部請發料估之人帶同匠頭前來亦因有工程事忙未准撥給臣思一切物料雖不能目下即有確實數目而大概必於需用者如等待料估方往採辦恐致稽遲查長杉巨木產在楚豫閩省併浙江之温處等處若至夏月以後木植精液發露在外採辦未宜故於春間已差員

齎價分頭前往預為購求但其中巨木一項正殿

樑柱所需大料因近年山東各處修建

聖廟工程併沿海一帶成造戰船桅木歷年採買既多

餘剩項號者頗少已飭承辦各員加意採買現准

江西咨復覓無合式之木隨往湖廣購辦再俟楚

閩復到另商又

御碑亭應用之黄琉璃瓦正殿大二門寢宮

天妃閣需用之緑琉璃瓦以及各項配用物件臣差

人於隣省徧訪衆窰戶俱不諳曉即偶有製造葢
廟者顏色不明體質亦脆一經冰霜凍結外皮捲
起難觀為此仰懇
聖恩或可飭部於京廠製就交與浙省回空糧船運官
裝帶來浙所需價值併運通脚費臣當照數備齊
解交工部兌收還項再查江浙本色筒瓦其加料
製造者頗稱堅固可否將
御碑亭大殿二處用琉璃脊瓦其餘悉用本色筒瓦或

照南方向來各廟俱多不用琉璃料物臣未敢擅

專伏乞

聖明指示遵行至於奉祀

神祇最關鉅典查海寧縣之尖山康熙五十九年建

立

海神廟宇至六十一年欽奉

敕封運德海潮之神雍正三年又蒙

皇上欽定江潮諸神加

封吳伍員為英衛公唐錢鏐為誠應武肅王宋張夏
為静安公明湯紹恩為寧江伯地方官已設位奉
祀廟中又向日有越之上大夫文種唐昇平將軍
胡暹宋護國宏佑公朱彝元護國佑民土地明王
彭文冀烏守忠等神相傳皆有護佑之功歷來已
久亦皆附祀於廟今蒙
皇上敕建
海神廟宇軫恤民生保護塘工似應於正殿專供

運德海潮之神再懇
恩綸加賜封號以展誠敬其英衛公等四神於正殿之
左右列坐並祀其越之大種等五神仍於兩廡配
享以照妥侑再南省所稱海洋靈神惟
天妃為最歴朝俱有褒崇康熙十九年曾加封號閩
浙土人稱為媽祖在洋遇險祈求隨聲而應故海
船出入之口岸莫不建廟奉祀而閩廣蘇州等處
廟貌輝煌令奉

特旨啓建大工自必更加壯麗以肅觀瞻擬於正殿之東另建

天妃閣西築風雲雷雨壇之後再用水仙樓以配之是否有當恭候

睿鑒欽定以昭祀典惟料估大工之人至今未得一切難於懸擬定準懇求

聖主暫將工部料估房經承張道宗賞發來浙不過三四月之期一俟估定尺寸式樣即送回部方敢放

心辦理庶無舛錯以上各條原不敢瑣屑瀆陳因
工程甚鉅必須再三詳慎以貽萬年之利而臣等
識見淺陋恐一有未當無以壯規模而稱完美是
以冒昧具摺請
旨伏乞
皇上批示施行謹
奏
覽所繪圖式甚合制度但據廷臣奏稱外省祠廟用琉

璃瓦者甚少應照議毋庸製造其料估工程之人該部已發往矣

雍正八年四月十五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任守制臣李衛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八年四月十三日據臣差進摺把總自京齎捧

皇上恩賞臣克食一盒併喀爾沁熏猪到杭臣隨出郭

跪迎回署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受竊臣屢荷
聖慈遠埀
鑒照每次齎摺差員回浙常蒙
頒賜恩賞接踵而至珍味不離於口感刻實切於心自
維臣之一身頂戴服用無非
君上所賜而才識疎淺報稱未效

高厚難名疊承
隆恩優渥正在愧悚不安又據臣差恭
進新茶之家人回署向臣面稟三月二十三日在
朕殊未以為慶雲弁諭在廷諸臣不令宣揚也次日甘
圓明園目見五色祥雲輝煌燦麗諸王大臣文武百
澍滂沱遍野均霑是乃國家之真瑞但於得雨之前一
官以及兵民士庶萬目同觀齊聲頌祝臣聞之不
日有此預兆似覺稍奇耳
勝欣慶此皆
皇上純孝格
天善繼善述至治翔洽人神協和是以瑞應屢彰見於

宫闕臣職守封圻不獲躬親拜賀
殿庭而寸心慶幸莫可言喻理合具摺恭謝
天恩附陳微悃臣昌勝感激懽忭之至謹
奏
覽卿奏謝矣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本年春初有原任河工通判張鵬飛係前大學士

張鵬翮之弟突然來杭稟謁臣素聞其於工程冒銷等事不惟熟曉且曾親身作弊詢之即答從不避人因傳伊面見詰以何為而來據稱因扳累賠帑在蘇候追乘暇稟見並無他事續後漸露伊有

四川鄉親御史嚴瑞龍奉

旨差其同一安姓旗員前來江南江西順路浙省密訪乃風影全無之事世間竟有如是誕妄人耶吏治民風沿海戰船營汛頒給印信隨帶令瑞龍

安姓已由江浙回去起旱前赴六安山矣仍託伊

代為留心復議論浙江道員孫詔王斂福等之短長併痛言其兄姪種種欺飾營私利己之非歷歷如繪臣知為妄誕不經即加屏斥復遣人追隨看其行徑如何再定凡浙屬中與伊兄有門生年誼者悉往謁見到處落空隨有後言本非守分之人後自知將次敗露恐被查拏潛即遁去臣思嚴瑞龍設或果係奉差巡歷各處則應聽其勘視不當從中阻撓倘屬假冒揑造則張鵬飛現在蘇州不

奇哉張鵬飛聞其自離河工到處招搖生事朕已降諭令尹繼善察訪如得有實跡即行嚴參拏究此奏嘉是覽之各省封疆諸臣咸肯似卿居心則魑魅魍魎輩何敢公行白晝也於伊兄張鵬翮在時朕因其為人怪誕特旨華懲至令猶然如舊毫無悛改洵可謂下愚不移

自取罪戾者矣
難隨時根究且臣正值囘任未久諸事雲集又兼
辦理江南之案是以未即具
奏今乘便附陳伏候
廖坤係朕念伊祖加恩者觀其舉止殊覺近於孟
聖鑒再原任嘉興府通判廖坤乃裁缺都司經歷經臣
浪狂縱日前蔡仕舢亦將此段情節奏聞朕自留心誠
照例
飭以勵其後
題請對品調補上年委解銅觔進京赴部引
見蒙
皇上念其祖係微弁捐軀盡節不泯其忠爰加

特恩逾格優渥將廖坤陞授襄陽府同知赴任過浙向

臣稟稱伊奉

皇上賞以摺匣許其密奏各省事務臣即面為嚴飭著

令誠實謹慎奉行毋得妄言宣露乃廖坤仍舊不

聽復向觀風使臣蔡仕舢露其大槩而仕舢又恐

許舢一派虛偽朕所深悉前為伊子科考曾浼孫國

程伊之短先為布散使受衆怨所歸彼此均非公

正元章請託即此一節而論則其品行卑污可見

蔡仕

璽向

居心可知臣查廖坤為人稍有聰明才情不避

矣

嫌怨是其長處若遇上司駕馭得法尚可節取用

之但少年輕浮膽粗冒戇其言雖未至全虛亦多所奏可嘉之至伊雖蒙逾格擢用能承受與否則看其狂妄矜張未實銀錢到手即花不顧利害性亦好奢濫交恐將來有負

祖德之薄厚何如耳朕亦難終始主持

皇上提拔造就兼聽並觀之盛心合併據實附陳伏祈

聖明鑒察謹

奏

覽

御所薦奏之劉章近據該旗保放叅領於引見時睹其

儀表精彩雖老尚健非復向日尩羸形狀詢其所以始知前次正在病中力不能支之故奏對詳明才調甚屬可用由此觀之人材被枉乃每有之事朕意暫於旗員試用數時以之補授浙省臬司將劉柟調內卿以為何如

守備張文耀出格才具但不知於水師營務果否熟諳伊係

聖祖時被擢之人若能馭下有方操守可取乃一提鎮才

具朕十分賞鑒卿意更以為何如此人在浙尚恐不能展其所長意欲用於別省將領卿若愛惜不捨可於現任水師叅副中察驗有無應調之員奏知以便裁酌

同日又

奏為請興修省志以光

聖治事竊惟志乘一書凡郡邑之地宜物產風俗人才與

國家之政事教化禮樂兵刑無不記述以廣見聞而

傳後世所關甚鉅浙江通志修於康熙二十四年迄今四十餘載未經蒐輯臣伏思

聖祖仁皇帝六十一年之盛治固已美不勝稱

皇上御極以來善繼善述宜民宜人典章制度超越乎千百世之上其於浙江則又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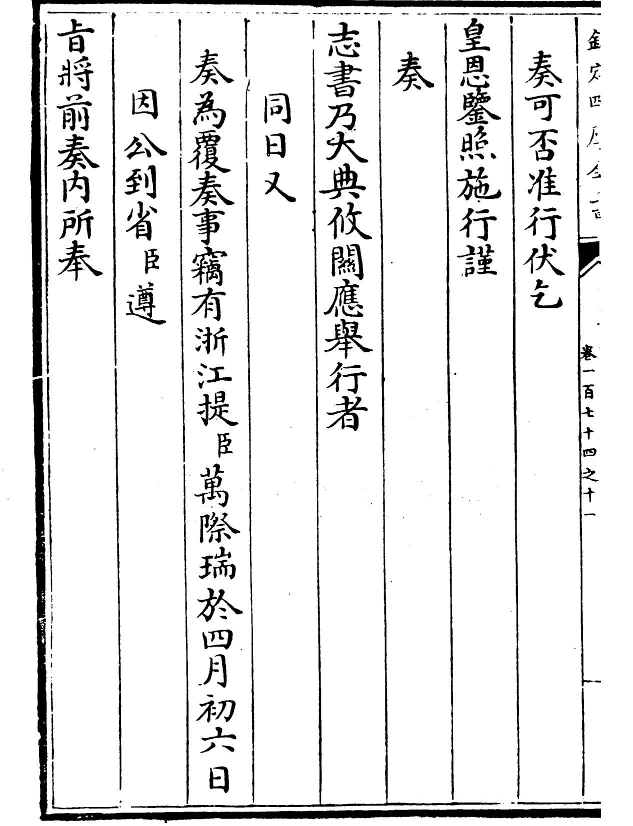
特沛鴻恩加意涵育蠲租減賦建塘濬河設專官以訓迪廣會額以興才凡所以祀神保民移風易俗者無不周詳明備楮筆莫能罄書自必垂之史冊昭

示來茲但恐金匱石室之藏未能家喻而戶曉惟
載之志書則其事之歲月原委既可備晰無遺而
學士大夫以及編戶小民咸得周知熟悉傳之千
萬年而後足以昭
聖治於無疆垂典型於不朽臣自任浙之初即有此志
而事務紛紜頭緒未定且工費繁鉅不敢輕舉今
仰沐
皇上教養兼施民風丕變正際鼓吹休明發揚美善之

時現與布政使程元章等共相商酌延聘博學宿儒老成名士為之總理並選才華贍足之人分任纂輯開局設館鳩工庀材將浙江通志四十餘年未載政事重為編修刊刻約計二年中告成先後之費須得萬金於臣任内鹽務准留外邊應用公費項下將來每掣節省銀内逐漸動支俾得襄事

完竣以廣

聖朝治化之隆為此繕摺具



奏可否准行伏乞

皇恩鑒照施行謹

奏

志書乃大典攸關應舉行者

同日又

奏為覆奏事竊有浙江提臣萬際瑞於四月初六日

因公到省臣導

旨將前奏內所奉

批諭訓飭萬際瑞之處逐一口傳宣示據伊回稱我蒙
皇上天恩拔擢重任向在山東請
陛見摺內奏有
硃批地方緊要不必懇請赴闕李衛秉公持正實心奉
事與田文鏡同一軌轍為朕所倚信之督臣百凡領
其教益而行更將從前在粵瞻顧徇隱舊習徹底洗
除汝來京面聆訓旨亦不過此數語而已我奉了此
旨後料想總督必是嚴刻一邊的人所以到任之初於

營伍事件過於搜求駁減以為如此方得相合及見總督行事只要妥協不在於此始知大錯自悔誤聽第二箇兒子並一幕賓的話已經屏逐回去

今又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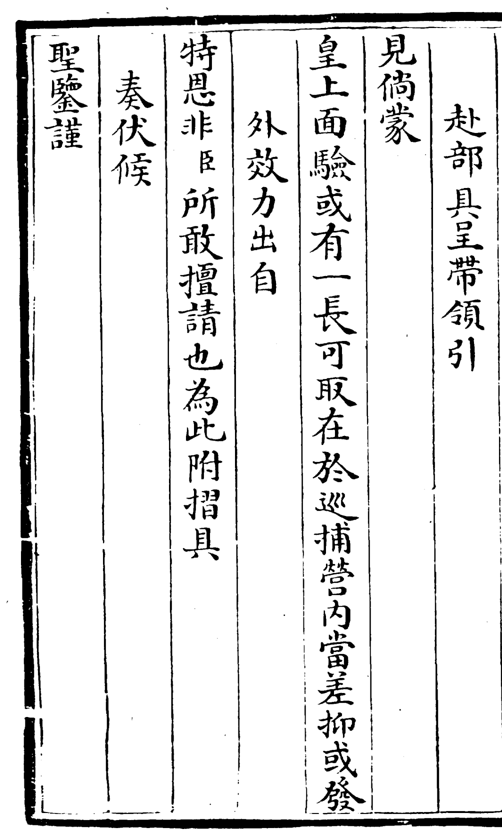
皇上天恩如此訓誨惟有痛自改過等語臣隨答以文武大員務須法令必行紀律整肅賞罰嚴明勸懲公當方可懾服人心不在小節剝削蠅頭微利之為盡職況恭逢

皇上睿謨宏遠一切政治期乎得中正當仰體遵行不可錯會意見大有關係伊雖應諾而去但臣看萬際瑞近日作為與初到迥然不同前已附摺陳明大槩此番與之相聚數日察其為人毫無心胸見識即據所言數語在不知臣之居心行事尚屬小節併將庸碌之流何能領畧朕意昨有批伊摺內硃諭命其持與卿看卿一見即了然洞悉也一因念其前人勞效二

皇上任使臣工之意亦復大為錯會實乃愚而自用之人誠如

因現無稱職之員兼伊歷俸已久所以將就委用況諸
聖諭非太過即不及也今即刻意改悔亦不過未至為
凡營制要務賴卿措畫原不望其整頓調劑如能一一
害於地方若欲望其整頓調劑得宜服將吏之心
遵循指授無甚掣肘且暫姑容以觀後效凡武臣可勝
而稱封疆之任有以知其斷乎不能即較之前提
提任者大都皆遣往軍前及川陝雲貴等處其餘各省
陳天培辦事勤謹歷練營伍之處尚多未及浙
總兵不過循分中才殊乏超卓之品資望尚不及萬際
省海疆要地
瑞者比比皆然嗣後儻至不聽教導或有貽害地方劣
聖明自有洞鑒也再原任衢協副將陳文雍正五年軍
蹟具奏以聞再為斟酌耳
政經督臣高其倬提臣石雲倬以不謹會疏叅革
回籍今復拮据來浙具呈以年力正強願求出力

報效臣查該員雖係軍政被叅但在任時性情果
屬倨傲躁妄此外無甚大罪今已受過窮窘歷盡
甘苦痛知悔過其年力尚在富强弓馬漢仗俱屬
去得伊從前曾在侍衛班上行走數載雍正三年
二月又於鎮江叅將任内赴京引
見奉
旨補授前職其人材技藝難逃
睿鑒臣仰體



聖主不棄一材之盛心何敢私留冒昧附陳可否准其

赴部具呈帶領引

見倘蒙

皇上面驗或有一長可取在於巡捕營內當差抑或發

外效力出自

特恩非臣所敢擅請也為此附摺具

奏伏候

聖鑒謹

奏

御為陳文奏請嘉是覽焉内外大臣皆肯為國家如此
愛惜人材朕復何憂何慮給咨令其赴部聽候引見審
觀其才力器局酌量有旨

同日又

奏為恭繳

御批事本年四月十三日臣跪讀

硃批原奏

諭旨
聖懷喜雨之深正是憂民之切所以
上天感應大霈甘霖不獨直隸山陝麥秋可慶豐登即浙
省向逢春月時晴時雨率以為常今年四月初旬
浙西三府適當豆麥結實之際連日陰雨微覺過
多海邊出鹽頗少臣等竭誠虔禱尚在未得晴明
十三日辰刻凡地方上雨水或歉或足少覺不調即奏朕知方可謂
御批一到旋見霽色午後日光透露夜月皎然

迴通一體即如今春直隸缺雨日久料想南方亦然因
聖心即是
日夜併為祈禱近日閩江浙一帶春月祈晴始知從前
天心於此更為顯著日內天氣溫暖蠶已上箔正在綉繭
用心之誤南方陰雨過多焉知非朕祈求之所致耶向
接續晴明看其收成仍可望七八九分此浙西民
後儻再遇如斯景象不妨頻頻上聞即於數日內久晴
間最關緊要之事外惟二麥菜子稍減分數幸而
忽雨久雨驟晴隨據實接續奏陳亦不為反覆煩數也
非比北方專靠春禾為重且上游各郡晴日多而
誌之
刈穫早春熟年景大槩俱好統俟杭嘉湖三府收
完之日另行分晰
奏覆至前陳日本近時情事仰荷

聖明指示周詳深服

睿謨遠大乃猶以事宜可否下詢愚蒙益見

皇上慎重至意臣猥鄙之見竊以夷性多疑必在取其

誠服

聖祖御製律歴淵源闡發祕奥非尋常所得窺見臣再四

思維即令總商李君澤傳喚原來之人面見遵照

諭旨作臣之意開導示知看其果能恭順感服誠心求

是當之至嘉悅覽之

懇回時即行頒發目前暫存臣署供奉如此鄭重

使夷人不敢輕忽也至於欒方等書令其覓送臣
看過先為帶結其僧人彼國因從前有福建和尚
允言曾為伊處國師於東京特建黃蘗寺住持圓
寂已久今欲得其法派聞有烱文一人頗可其意

尤屬是當

若另選發去恐彼動疑防範未便一面將烱文調
來驗看是否誠實先取同寺併商總的保方准前

此一節極宜詳審大率釋子輩因貧之而流入空門者

去否則另換併諭以伊處尚須請一二有學問德

居多身到彼國受其優遇儻將所授之意稍為漏洩反

行僧人非杭省大寺古剎中首座不能有此高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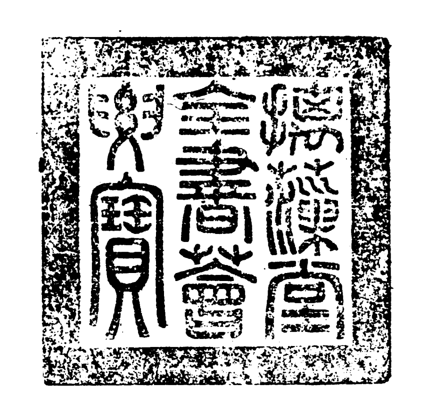
起外夷疑貳之端且失中國開誠之體若令察探須慮
侯其專心延請再當授以方畧令其前往便中察
及縱或漏洩亦無干礙方可謂周詳妥協魯論云言忠
探虛實方無疑義再硫磺一節
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朕意但當以前所言誠字
聖諭規模宏遠已即遵照宣示總不使輕易測量而生
為主不必更容心於作用也
玩心也謹將辦理事宜先行
奏覆至臣等會審江南一案現在遵
旨核稿具
不料李永陞亦是一負恩無恥之人柰何柰何
題大約二十日外部臣李永陞可得起程所有奉到
硃批原摺理合恭繳伏乞

睿鑒謹

奏

覽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謄錄監生臣沈東昇